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六六回 給賞標稽查奸細 獲探隊細審敵情

話說張欽差見濟公說帖上有「訪敵情，探後路」這一句話，便將鄭伯龍傳上帳來，問了後路的大略，心生一計，便低低向楊魁道：「欲探後路，我預備如此如此。」楊魁道：「大帥的妙計真是神鬼莫測，今夜就依計而行是了。」當下著鄭伯龍仍然退出。到得一晚，當將前、中、後原領兵八個營官傳進帳來，便發出四千張賞標，吩咐道：「列位手下各兵，本是廣陵、鎮江兩處坐防，今日調往玉山縣剿賊，不免辛苦一點。本帥特開恩賞，發出四千張賞標，列位回營，按名給發，候著剿滅賊寇，憑票每名加賞一月糧餉。但列位回營，當夜就填標給發，不可延緩，有誤軍情，要緊要緊！」八個營官唯唯聽命，當即領了賞標退下，按名填發，那敢怠慢。到了次日午牌後，又傳前、中、後各處將官、營官進帳，當即傳令，將後、中兩營的兵暫並前營，騰開後、中地段另有用處，輜重可勿遷移。一聲令下，各兵皆走進前營，當先前營地段最小，不過一千人的住處，突然添上三千人，直即擠得一個靠一個，連氣都歎不出來。歸並已定，各營官進帳通報，張欽差便將馬如飛、江標、馮志堅、周仁、周義、周禮、周智、周信傳至前，附耳授了密計。八人便帶了兵器，分著兩班，走到營外，四個在左，四個在右，分巡兩邊，不許營兵偷逃。又喚過牛忠授了密計，牛忠便拿開山斧，擋住營門，一人不許出入。又派哈雲飛守住營後，也是這樣。又派韓毓英守住居中，凡領過賞標之兵，放入後營，不許再到前面。統統安排已定，發出一道硃諭，著營官傳知三軍。上寫道：總督全軍張、總領全軍楊，為稽查奸細事：本欽差奉旨剿滅小西天賊寇，現因大兵駐紮地方距賊巢不足□里，難保無奸細混入，偷探軍情。仰各軍逐一親到帳前，將昨日給發賞標報名投驗，暫歸後營。毋許爭前擁擠，紊亂次序，致乾未便。凜之慎之，切切特諭。

各營官奉了硃諭，傳知大眾兵丁，仍然分站帳前。幫同接遞賞標，足有兩個時辰，前營的兵統統領過賞標，到了後營。楊魁便親自出帳，走到前營一看，果然各棚裡面都是空空的；再朝前面一看，忽見營門背後露出兩隻快靴。楊魁不慌不忙走近前，一把便將那人拖出，直到帳前。張欽差當即傳令，後營兵丁各歸各隊，外面巡探各將進帳消差。只見周仁手上抓住一人走上帳前，說道：「這人越營逃走，被末將抓住帶來，憑大帥發落。」

張欽差命將同楊魁搜到的人一同綁起，定睛一看，兩人身上皆著的本營號衣，同本營兵丁一樣打扮。楊魁問道：「你們名叫什麼？」一個抖抖的說道：「名名名叫金長髮。」一個睜圓二目，指著大罵道：「狗娘養的，要殺便殺，問什麼！咱爺爺丟一顆脖子，難道還立個木主奉祖爺爺不成？」楊魁暗歎道：倒是個硬漢，可惜外投著人了。見他這樣躁謔，曉得這人的實話斷拷他不出，便同張欽差商議道：「我們可如此如此。」張欽差點一點頭。這時牛忠站在旁面，楊魁便著牛忠將二人身畔搜他一搜。可笑這牛忠雖然粗莽，他搜查奸細倒很內行，下手將帽子拿掉，發窠裡摸了一摸，然後又將快靴褪下，裡面掏了一掏，見得皆無形跡，便招一招手，叫過一個營官，鬆開手綁，將一件外衣褪下。兩人皆照樣脫去，再仔細一看，裡面卻穿的兩件青褂，一個肩上繡了二條黃龍，下面繡了「大狄國探隊頭目曾勇」九個白字；一個卻無金龍，肩上單繡了「探隊金長髮」五個字。又將這號衣脫下，送上帳去。張欽差、楊魁已經明白，又向牛忠道：「你代我把這兩廝腰間再搜查搜查，可有別項暗記？」牛忠又將兩人裡衣解開，仔細查看，並無別物，每人只有一面腰牌，也解了送上帳來。但見那腰下一牌糊了一張印信的憑文，上寫道：

大狄國中寨右台司令總督兼管偵探事宜梁，為領牌放入事。現今大宋兵臨境外，所有偵探隊均為宋兵裝束，以便往探敵情。誠恐守營各將，誤認敵兵，致生枝節，今特給發腰牌。如有此項兵丁探有緊要軍情回寨，仰各守將即憑此牌放入，不得留難，致誤軍國機密大事。切切奉行，須至牌者。

張欽差、楊魁二人看畢，又看了末填了幾個草字，一面上是右給探目曾勇，一面上是右給探隊金長髮。

就這樣轉轉過來，外面已經黃昏，帳上已點了燈火，楊魁又同張欽差計議了一息，便吩咐將曾勇綁赴營前斬訖。不上片刻，那營兵已提了曾勇的頭上帳驗看，驗看過後，自有人將那屍首掩埋，這也不須深表。但把個金長髮跪在下面，直嚇得魂不附體。楊魁使命金長髮跪近一步，故意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金長髮，你不要懼怕。本帥曉得你本是良民，不過誤投匪類。但如有話問你，你能從實說出，即不問你的罪過；若有半字虛言，即照曾勇看刀。」金長髮見說，嗦嗦的抖著說：「蒙蒙兩位大大大帥個殺之恩，小人還敢不不不不實說嗎？」楊魁見他嚇得這樣，委實可憐，又說道：「你不要怕，本帥問你：你這小西天除掉前面的水路以外，還有什麼出路嗎？」金長髮見第一句話就是問著他曉得的，心中喜歡不過，那神色也就定了一點，便回道：「這是小人最清楚的。他這小西天前面一道小南海，小西天本地段上，只建了一個金光寨，立了一個聚義中軍帳，並那狄小霞御妹聽事的後帳，其像宮殿房屋，皆造在彌陀峰裡面。這彌陀峰初時只有前山，由小西天爬上，後身壁陡岩懸，不通出入。這兩年之間，狄元紹便將裡面開出一條山路，有一里多長，由地道穿彌陀峰，直接黃泥崗。那黃泥崗半中有一大墳，墳上有一最高的枯楊樹，墳旁有一石板，那石板上安著機關，只要輕輕用一指頭在那缺角上一按，登時翻起，就看見石台，共六□四層。向下走時，當要記著，八層就要向左轉彎；如一直下去，暫時踏著機關，上面便有一石板壓下，將人碾為齏粉。但那石板門開，人進裡，到了八層，便自家關好。欲要出外，用手摸到石門上一個鐵環，向右輕輕一扭，那石門自然翻開，讓人出去。由裡面出來，上那石台，也是八層向右轉，這都是要記清楚的；若有一步走錯，就有生命之憂。下了石台，就進地道，那地道里面無一點防備，倘若碰著來人，只要說一個「狄」字，他便曉得了是自家人，並不查點。這地道里統統漆黑，也無燈火，不過二尺多寬，只有一條路，是瞎子都能走的。地道走完，又有一石門，上面有一個銅鈴，將鈴向左一扭，門即開放。由裡面出來，也有銅鈴，向有扭。這門就在天福園假山石旁；門旁有一大石龜，可做記號。此處卻是天朗氣清，幽雅無匹。出了天福園，一順朝南五個大門，中曰極樂宮，東曰狄王宮，東曰逍遙宮，西曰御妹宮，西曰自在宮，裡面均是雕樑畫柱，富麗非常。大率狄元紹常住在狄王宮，狄小霞常住在御妹宮。他兄妹兩個本有姦情，如兄妹住在一處，就在逍遙宮；如同劉香妙住在一處，就在自在宮。現今據說這狄小霞又愛中金光寨裡的一個法將，名叫邵竹。他三人有件好處，並不爭風吃醋，如狄小霞同狄元紹、劉香妙、邵竹同在一處，就在極樂宮，名叫會操，大約每七天會操一次。走過各宮，有一石門，出外這便算是出了彌陀峰到小西天了。」張欽差又問道：「這小西天設的那金光寨，究竟什麼情形呢？」金長髮見問，倒又嚇得抖抖的道：「這小人委實不知。他那寨裡全是法術，不懂法術的不能進去，就連八門外的將官都只得外寨能到，司法的將官才能進裡寨呢！聽說裡面有三口寶劍，一名誅仙劍，一名誅神劍，一名誅佛劍，厲害非常。狄小霞他用指上的血同胸前的血塗在上面，敵人走到寨裡，只要狄小霞心裡一動，這三口寶劍便一道金光飛出，那人使暫時腦袋分家。」說罷，又碰了一個響頭道：「這小人的話句句都是實在，還求兩位大人造點陰鷲在小人身上。小人家中還有六□八歲的母親呢。」說罷，便「吼吼」的哭起來了。

張欽差見金長髮所說的話句句皆是實情，便向楊魁道：「將軍若何發落？可能放走他嗎？」楊魁道：「此時何能放走！豈不怕洩露軍情，反遭暗算嗎？依晚生意見，莫如且將他監在後營，待小西天剿滅之後方能釋放。」張欽差點一點頭。楊魁便喚過後營營官，將他帶到後營監禁。張欽差又喚過隨營庫官，著將脫下的衣服腰牌一律寄庫。楊魁見說，忙止住道：「不必入庫。這衣服、腰牌，晚生卻有一個大大的用處。」張欽差見楊魁說這衣服、腰牌有大用處，心中好生疑惑，又向楊魁追問。但不知楊魁果然說是一個什麼用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